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一切都还好

吴文君
◎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YI QIE DOU HAI HAO

它们讲述我所身处的世界，
那些通常总是被掩盖着的事，
那些曾让人呕心、身心破裂的事，
那些最终让人感觉到些许温暖的事。

作者简介

吴文君，1971年生，写小说、散文，出版有短篇小说集《红马》《昙花一现》。曾就读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、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浙江省签约作家。居浙江海宁。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

责任编辑：

封面设计：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YIQIE DOU HAIHAO

一切都还好

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描述生活、探索人性的幽微之处，它们和女性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小人物有关；和自我价值的寻求、自我拯救有关。

上架建议 小说|文学

定价：30.00 元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一切都还好

吴文君
◎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S PRESS

YIQIE DOU HAIHAO

它们讲述我所身处的世界，
那些通常总是被掩盖着的事，
那些曾让人呕心、身心破裂的事，
那些最终让人感觉到些许温暖的事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切都还好 / 吴文君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7. 4
(鲁迅文学院 “百草园” 书系)
ISBN 978-7-5493-5184-8

I. ①一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52299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 88504319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184-8
定 价	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22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(0791-88513257) 退换

昙花一现.....	1
避难所	13
苍 耳	23
尼古拉的跨时代	34
暗 器	44
不只是一个黑夜	78
罗伯特·劳的冬天.....	116
兔子、通讯录和少女米萧的宝石.....	158
立秋之日.....	184
谢 幕.....	194
支 架.....	206
一切都还好.....	217

昙花一现

顾常林对女儿顾晓清的十个手指很早就有另外的安排，画画，读书，总有与常人不同的一条路可以走。顾晓清六岁不到就被顾常林送进学校。

放学铃声响了。顾晓清出了教室，像潮水里忽隐忽现的一粒小砂砾，两只手勒在书包带子上，东张西望。

她在想要不要去火车站。

同学梅香追上来，“顾晓清，顾晓清，你天天去车站接你妈，怎么从来不见你妈来？”

“没有啊……”

“大家都在说你妈不要你了！”

顾晓清张了张嘴，不过并没有说出能震住梅香不让她乱说的话。

“下午张老师叫你们去干什么？”梅香又问。

“折纸花……那纸真好，又薄，又白。”

梅香压低声音，“那是给死人的，昨天矿里又死人了。”

“什么给死人的，你瞎说！”

“真的，你爸回来没说矿里又死人了？”

顾晓清摇头，她实在讨厌梅香。

“昨夜那哭声真惨人啊！你家离矿区远，哭那么响都听不见。”

顾晓清不想说了，脚步快起来。

梅香还在说，“去我家，教我怎么折，我叫我妈给你鸭蛋吃，去

不去?”

顾晓清摇摇头。

她折得很不像样，别人都折五六朵了，她一朵都没折好。后来，张老师过来收了，她只好硬着头皮把花交了上去。办公室里热热闹闹挤了好多人，一边说话，一边笑，哪有死人的样子。那些半透明的纸，她真想拿几张回家。

梅香很不服气地穿过桥洞走了。顾晓清回头看了看，几个男生在后面晃荡晃荡地走着。

“顾晓清！顾晓清！”一个男生尖声叫起来。叫声马上引来一群男生的合声，太阳把他们的额头照得又红又亮。

顾晓清跳到高一点的石头上，两手撑住向上一用力，爬上铁轨。

火车一天两趟，上午一趟，黄昏一趟。坐在教室里的顾晓清听到火车碾着铁轨轰隆隆的响声，连教室也跟着一块晃动起来。梅香说坐火车哪有喝羊奶好，她妈妈天天给她喝羊奶。当然坐火车好了！顾晓清反驳，火车能把人带到很远的地方，你不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吗？我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！

她想着坐火车的感觉，在铁轨上笔直地走了好一会儿。再走下去铁轨上只有她一个人了。太阳不那么刺眼了，铁轨也不那么精光锃亮了。天要黑了，铁道两边的树林多起来。她知道沿着那条踩得草茎发白的小土路往下走，有个林子，病死的出事故死的矿工就埋在那边。一次几个同学说好放学一块去，手拉着手朝里走，一个女同学突然尖叫一声，吓得大家你扯我我扯你逃了出来。

现在顾晓清一个人望着那片林子，不相信又有人死了，又要被送进林子。爸爸没说，她也没听见哭声。她只看到大家快快乐乐扎出成堆的纸花。不过，要是“死”这件事梅香没说错，那“你妈不要你了”多半也不会错。她流着眼泪大起胆子走下坡。林子里静静的，有时落下一片叶子，“扑”的掉到地上，连那“扑”的一声听上去也是静静的。哪里有死人？骗人的吧。她这么想着，小心翼翼穿出林子，蓦地发现面前的空地上果然有许多坟，一座连着一座望不到边。坟上的土又干又黄，横七竖八躺着一只只被风吹雨打剥掉花的花圈，

皱巴巴的纸花丢得到处都是。有的坟小得像只皮鞋盒子，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仔细看上面还有字呢，她蹲下去，认出“天津，李一红”几个字。边上一个也很好认，是“辽阳，刘玉方”，再过去几步有一个写着“上海，XX”，这个人也是上海来的吗？生于1941年，死于1969年。1969年她都还没生下来呢！她只觉得自己呆掉了，呆得像这林子里的一棵树一样一动不动。

一颗星星高高地挂在树梢上，闪闪烁烁的，有很多个角，每个角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伸缩着。这是因为她眼睛里还有眼泪的缘故，看什么都带着一点重影。可是她不愿意这么想，她认为星星这样闪烁着一定是很愉快的。她进来的时候还没有这颗星星，现在星星一升上来，夜也在忽然间到来了。她怕了，一转身，朝来的方向跑去，斜背在身上的书包啪啪地打着她的屁股。

顾晓清一口气跑回家。上楼的时候她吸了吸鼻子，闻到刚蒸的馒头的香味。妈妈不来，家里没人蒸馒头。想到妈妈，她想到妈妈过年穿过的棉袄，绣着蟠桃和花枝，摸上去凉冰冰，滑溜溜的。现在她想到的妈妈也是凉冰冰滑溜溜的离她很远。天还亮着，楼道里已经漆黑了。她在走廊上看见陶丽丽。陶丽丽跑进跑出几趟了，她在等顾晓清。陶丽丽和顾晓清同岁，不过她还得分在家玩一年才上学，陶老师，陶丽丽的爸爸不想让她提前上学。

楼里的人都说陶丽丽是陶老师抱来的。

陶丽丽也知道自己不是他们亲生的。顾晓清说，抱来的怎么啦，你爸对你比我爸还好呢。

顾晓清和陶丽丽更好奇的是，为什么有的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能生小孩，有的男人和女人却生不出小孩。比如陶老师和杜老师，他们一块上班下班，从来不吵架，却生不出自己的小孩。

顾晓清上学以前和陶丽丽玩男人女人的游戏。顾晓清个子高，扮男人。陶丽丽个子小，扮女人。顾晓清说我们扮矿工玩吧，我上班了，挥着铲子开始挖煤。陶丽丽说我洗衣服了，吭哧吭哧洗着衣服。顾晓清又说，我下班了，我去打水了。陶丽丽说，我做馒头了。陶丽丽的妈妈杜老师说面里搁点槐花再搁点糖进去馒头更好吃。门外就有

一棵槐树，花开时，站在走廊上手往下伸就能捋到一嘟噜又肥又白的槐花。最后，她们假扮吃好饭了，一起躺到顾晓清的小木板床上。躺下去做点什么呢？顾晓清知道了。她搂住陶丽丽。陶丽丽让她搂着。顾晓清笑起来。接下去再做什么？陶丽丽说她也不知道了。不过陶丽丽说顾晓清不像男人。因为顾晓清脖子里没有东西突出来。你去看好了，男人那里都有突出来的。陶丽丽这么一说，顾晓清也觉得是这样，一下子泄了气。

后来她们就玩医生和病人的游戏了。再后来，顾晓清上学了，不乐于再玩这种低级的游戏。

看到坟的事，跟陶丽丽说了也不会明白的。顾晓清决定什么都不说，抱出家里的糖罐子。“我们吃糖吧。”她把一小勺糖聚在舌尖上，让它慢慢地化掉。

“我妈不许我吃糖，说吃糖牙会掉的。”

“放心吧，这点糖生不出蛀牙的，我喜欢吃糖，吃糖让我觉得甜。”顾晓清含着一口糖说。

上学前她觉得吃糖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件事。现在她知道了比吃糖有意思的事，不过还是喜欢吃糖。吃糖并不妨碍她在作业本上写：“我的理想。我的理想是当一个画家。”

顾晓清认为上学是有用的，否则她就不知道什么是理想了。

“陶丽丽，你叫陶老师早点让你上学吧。”顾晓清把作业本从书包里掏出来，叫陶丽丽坐到边上看书。她写了会作业，一回头，陶丽丽已经不在了。她那本《木偶奇遇记》倒翻着放在椅子上，跛了脚的猫和狐狸一左一右拉着匹诺曹，它们要骗匹诺曹去一个能种出金币来的地方。来找匹诺曹盯着他不放的只有它们这两个坏朋友。

天真的黑了，跟楼道的墙黑成了一片。顾常林胳膊下夹着一叠油饼回来了。他把油饼回到锅里热一热，和顾晓清吃了，问她，“何小力今天打你吗？”

何小力跟顾晓清同一个班，何小力坐在顾晓清后面，他总是在顾晓清背上这儿碰一下，那儿碰一下，在她背上偷偷写字，有时写

“反动派”，有时写“国民党”，有时写“国民党反动派”，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，说顾晓清的叔爷爷是国民党，还说她叔爷爷是国民党，爷爷肯定也是国民党；爷爷是国民党，那她全家都是国民党。顾晓清和他的仇就这么结下了。何小力不高，也不结实，他爸在保卫科，没人敢惹他。何小力每天都有耸人听闻的言论，谁升官了，谁倒霉了，谁跟谁在一块睡觉被人抓住了，他都知道。他也说顾晓清，说班主任张老师老是把顾晓清从课堂上叫出去，是顾晓清的爸爸偷了车间里的煤油送给张老师，他爸爸正在调查这件事，所以她爸爸可要当心倒霉。不过今天何小力没打她。今天何小力在忙着管另外一件事，有人把他的自动铅笔盒盖弄坏了，他要查出来谁干的。他查不出他爸爸也会查出来的，所以弄坏铅笔盒的这个人死定了。

“是你弄坏他的铅笔盒的？”

“不是我。”顾晓清说完咬住嘴唇。

顾常林撩起顾晓清的衣服看了看，昨天何小力踢出来的乌青还在，它没有奇迹样的消失，反而更大了一点，而且有点发紫。

“明天我们到他家里去，给他父母看看。”顾常林还得去矿里上夜班，把吃过的碗筷拿到水里涮了涮，急着走了。

顾常林会双脱手骑自行车，一只手拎打满水的热水瓶，一只手抓着装油饼馒头卤肉的大纸包。他只用两只脚控制自行车的方向，上半身得不停地东摇西晃着，这让他的样子看上去有些奇怪。

顾晓清觉得顾常林没有别的显眼的本事了。他天天匆忙地从矿里回到家里，再从家里出去，去矿里上班。他总在想事情，下雨也不打伞，由着雨水把他的头发浇成湿淋淋的一坨，大太阳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躲。

爸爸走了，顾晓清又是一个人。她从作业本上撕了几张纸，她要折朵花给妈妈。她还是不相信那么白那么美的花怎么可能给死人？她已经知道怎么折了，而且马上折好了一朵。为什么有人在边上看着她，她做什么都做不好呢？可是张老师大约不会同意她把纸花带到家里做的。

突然，“叮”的一声，窗玻璃被一粒东西弹了一下。

顾晓清把折好的花藏到书包里，锁上门往楼下跑，跑出楼道，又往外跑了几步，看见黑影静静地站在拐角那儿。

看见她，黑影问她，“带了吗？”

顾晓清拍拍口袋，“带了。”

她前些天才遇到黑影，黑影问顾晓清要不要学跳舞。

“比你们学校跳的舞好看多了。”那天黑影站在昏暗的地方，顾晓清觉得黑影有点像比她高几个年级的一个女生。她还觉得黑影在微笑，声音甜丝丝的。

顾晓清跟着黑影。

路上，黑影说，“我见过你在合唱队里唱歌。”

“我爸后来没让我去，老师说参加大合唱要准备一套演出服。”顾晓清说。

黑影看着她。

“演出服很贵。”顾晓清又说。

“我妈也没给我买，她说穿成一样站在一起是抹杀个性，每个人就要不一样才美。”黑影平静地说。

顾晓清的脑子嗡的一响，裂开一道缝，风吹进脑子，给她带来又清又凉的感觉，好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她怎么没这么想过？每个人就要不一样才美。

走到芦苇丛那儿，黑影伸手拉住她。那是一只又软又暖和的手。顾晓清忽然勇敢的说，“我叔爷爷是国民党。”黑影的手在她手上压了一压，好像在说我知道，又好像叫她不要说。她们挨得这么近，低头弯腰从芦苇的叶子里钻过去。顾晓清感觉到臂膀时不时碰着更软更暖和的一样东西。顾晓清觉得黑影像她妈妈一样，她叫黑影以后每次跳舞都叫上她。黑影答应了她。

黑影今天要顾晓清要带的东西是一只塑料纸剪的蝴蝶。

顾晓清把塑料蝴蝶别到辫子上。头发上别了蝴蝶，顾晓清的脸严肃起来，跟着黑影一道七拐八弯的拐到一个废弃的老仓库那儿。几十

个比顾晓清大一点的人站在那里，头发上别着蝴蝶。

这是她们的记号。

黑影说她们在这儿跳舞跳了好多天。她们跳的可不是学校教的那种。她们要跳出心里的光，学校要是知道了，不但不同意她们跳，还会把她们从这里赶走的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顾晓清焦急地问。

“换个地方再跳呗。”黑影笑了。

真不知她们怎么找到这破仓库的，围墙外的芦苇丛把她们好好地隐蔽了起来。一个梳马尾辫的脑门光洁干净的女孩跳到土台上，拍了两下手，下面的人慢慢静下来。

“你们知道什么是光吗？”女孩问他们。

每次跳舞开始，女孩都这么问她们，回答她的照例是一阵嘻嘻嘻嘻的笑。

“只有光能照耀我们，我们需要太阳的光，也需要内心的光，我们跳舞，就是为了增添内心的光。”

下面响起的依然是一阵嘻嘻嘻嘻的笑，比刚才轻了一点。

“现在开始！”女孩说着，边唱边跳动起来。

我是月份中的九月，

时令中开花的春季。

我是植物中的麦子，

我是矿物中的金子，

.....

她们和着女孩的歌声，女孩举起双手她们也举起双手，女孩扭腰她们也扭腰。女孩抬腿，抬得太高了，她们开始做不了了。女孩踮起脚尖转圈，更多的人转得东倒西歪，还有人跌到地上去，不过大家都很认真，没有谁笑。

顾晓清第一次跳还笑，再去就不笑了。今天黑影把她带到那儿就走开了，她努力把下巴抬得高高的，手也努力地伸得很长。她看着自

己的手指尖，觉得不久她就会学会用脚尖转圈的。她还会用脚尖走路。她忽然觉得她不怕何小力了，就是何小力再踢她，她也不怕了。她跳得浑身汗浸浸的，站在离芦苇丛最近的地方。台上的女孩一作出解散的手势，她便飞快地钻入芦苇丛跑回家里，躺到她的小木板床上闭上眼睛，眼皮在黑暗中轻轻地跳动着。顾常林回来，只以为她睡得非常沉非常沉了。

下午第二节课下了课，班主任张老师夹着讲义捧着粉笔盒刚出教室，何小力凑过来，“中午叫你们去干什么？”

顾晓清坐着没动。跳舞的时候她已经不怕他了，这时还是怕。

“你耳朵聋了？”顾晓清的腰又被何小力踢了一脚。

眼泪在她眼眶里转着，在晶莹的眼泪底下却又有两团不同于眼泪的亮光，和眼泪一起在眼眶里闪啊闪。

不过，她没让眼泪掉出来，默默地把一朵纸花从桌肚里拿出来。

何小力把花捏在手里转了一圈，不屑地扔到地上。“晦气！又叫你们做花圈啊。”我爸说矿里又死人了。这么点时间冒了两回井，这个矿要完了！真的要完了！你爸爸没饭吃也得死，你们一家都得死。”

何小力回到座位上，他好像很热，拿一本书扇着，扇着扇着，笑起来。他发现前面的男同学背上有个虫蛀出来的小洞，用原珠笔在上面画了个箭头，离开小洞两三厘米的地方写上：女厕所。

看到的人都捂着嘴巴笑。

顾晓清站了起来，她走过去，平静地看着何小力，“你敢再说一遍？”

“再说什么？”

“你要是敢，就再说一遍。”

“嗨，你听着，这个矿就要完了！就要完了。你爸爸没饭吃也得死！也得死！也得死！”何小力拉长自己的耳朵，像猪一样摇晃着脑袋。

班主任张老师赶过来，顾晓清和何小力刚从地上爬起来，顾晓清

的同桌平头被他们压在最底下，他想去帮顾晓清的，结果摔倒了。顾晓清的腰上落着一个清晰的鞋印，何小力的嘴巴上有一块血迹，是顾晓清推他，他摔到地上磕破的。平头浑身是灰，呼哧呼哧喘着气。三个人都被张老师留了下来，张老师还叫来了平头的叔叔。平头的叔叔一到就骂着平头把平头带回去了。平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顾晓清一眼。看着平头走远了，顾晓清很难受。平头的父母从来没来过学校，梅香说平头的爸爸在井下上班的时候炸掉了半个屁股，平头的妈妈不知道去哪里去了。

晚上顾常林回来得很早。

看见顾晓清，他说，“今天何小力又打你了？”

顾晓清的头低了下去。

顾常林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快吃吧，吃完我们去何小力家。”

何小力家在另一片宿舍区。

顾晓清勾着头，拖着鞋后跟，一小步一小步地跟在顾常林身后。

何小力比他们住的直筒筒的宿舍楼漂亮多了。他们的玻璃窗也要比顾晓清家的大，窗框新刷了油漆，空气里还有股油漆味儿。

顾晓清没有走进去。她站在走廊上，看着顾常林敲开门，走进去了。顾常林穿着深蓝的工作服，是一个矮小的背影，这背影看上去只有何小力父亲的一半。门开着，不过她看不见里面。

顾晓清转过头来看着走廊上的一盆盆花。有时她也看看楼下，因为太高觉得眩目。有一阵，顾常林的声音非常响地从门里传出来，何小力的母亲尖着喉咙一直在说，你家女儿也打我家儿子……

顾常林在何小力家里呆了没几分钟，和何小力的爸爸一前一后出来了。何小力的爸爸走到门口，说，“不送了啊。”顾常林的嘴巴紧紧地闭着，眼皮往下耷拉着，好像他闭着眼睛从何小力家出来的，一出来就往楼梯冲过去。

顾晓清跟上去，觉得这一趟他们是白来了。她又有些高兴，你也知道了，何小力不好惹。

一路上他们没有再说话。天黑下来了，把这对父女的身影笼罩在一团模糊里。

顾晓清在拐角那儿看见黑影。黑影的身影落在墙上。顾晓清朝黑影看了看，黑影也看见她了。她不想多看黑影，免得被顾常林看见，他这会积了一肚子火，一点就要炸的，顾晓清不想给黑影带来什么麻烦。上楼时她回头看了看，很着急黑影怎么还在那儿。

顾晓清犹豫了一会拎起垃圾桶，她倒了垃圾，又走到墙根边才发现那儿根本没有人，黑影早走了。她站过的地方比别的地方破旧，本身就有一团黑影。

让顾晓清百思不解的是之后她就没再见过黑影。她去芦苇丛那儿找过，只见空地上扔着生了锈的废零件，废扫把，废棉纱团，踏得乱七八糟的鞋印，扔在地上不要了的蝴蝶。一个跳舞的人也不见了。

顾晓清想找到黑影，她白天也把蝴蝶别在头上，她想这是个记号，跳过舞的人一看就知道。她没事找事地在高她几个年级的教室门口转来转去，等了好几天等到像黑影的那个女生出来，而且是朝她走过来的，她激动地心怦怦乱跳，可那女生擦着她的肩走过去了，不认识她一样。

只有梅香问过，这蝴蝶用什么东西做的，真好看呀，能不能给她了？

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，在蒸馒头的香味里她浑身是汗的从铁路那儿跑回来，头上的蝴蝶不知在哪儿掉了，不在辫子上了。

为了找到黑影，顾晓清一连十几天天天去芦苇丛，每次钻芦苇丛之前她都想象里面又站满了跳舞的人，黑影当然也在其中，想象手电筒交错的光把晃动的腿印在仓库墙上，每次却只有失望。

最后一次去，她在地上画了一只很大的蝴蝶，想了想，又在蝴蝶的翅膀上面写上：顾晓清在找你。她看着这几个字有点想哭了，知道自己不会再去了。她也不再热心折纸花，一放学就回到家里。她对陶丽丽说，“你要是想忘记什么，只要拼命想拼命想，最后保证你就忘记了。”

她们说话的时候，楼下四毛的妈搬了个大木盆放到楼外空地上，又搬来一块淡绿色的磨刀石。原来四毛要磨铅笔刀。